

## 閩人智慧·刺桐文脉

### “红砖古厝的营造智慧”系列

#### 编者按

红砖传韵,燕尾凌空。以“皇宫起”官殿式大厝为代表的闽南传统民居发端于唐五代,成熟于宋元、兴盛于明清,不仅是南派建筑的精华,更是中原文化、闽越文化和海洋文化融合的产物,是閩人智慧代代相传的鲜活载体。

从穿斗木构的精准咬合到“出砖入石”的匠心砌筑,从“光厅暗房”的巧思设计到以厅堂为中心的空间布局,从燕尾脊的飞扬挺拔到镜面墙的精美立面,闽南传统民居的一砖一瓦都凝结着先辈顺应自然、务实创新的生存智慧,承载着閩南人重教崇德、孝亲睦邻、多元融合的文化基因。在文化传承与城市更新深度融合的当下,这份古老智慧正在泉州大地上焕发新的活力。一座座古厝得到最小干预的保护,并在活化利用中成为可逛可玩可体验的文化地标,实现文化保护与文旅发展的双赢,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让更多泉州古建遗产成为滋养当下、照亮未来的精神家园。

“閩人智慧·刺桐文脉”专栏推出“红砖古厝的营造智慧”系列报道,探寻泉州古厝藏着的智慧密码。

## 闽南红砖古厝 处处藏着智慧“彩蛋”

一座城市的气质,往往首先表现于这座城市的建筑风格和特色。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游客朋友们行走于世遗泉州,总会被这里独特的闽南建筑所吸引。闽南红砖古厝以其温暖的色彩、灵动的线条和独特的韵味,诉说着这片土地上绵延千年的生存智慧与生活哲学。

“红砖白石双坡曲,出砖入石燕尾脊。雕梁画栋皇宫起,石雕木雕双合璧。”寥寥数语精准概括了闽南特有的建筑风格。

闽南传统民居,从选址布局到雕梁画栋,从色彩运用到空间设计,每一处细节都暗藏着深刻的文化密码,成为閩南人精神世界的物质载体。

□融媒体记者 黄耿煌 庄建平 通讯员 林海吟

### 布局之妙

#### “天人合一”尊礼而行

住宅建筑不仅承载着人们遮风避雨的栖息需求,更是文化传承的物质载体、地域文化的具象表现。闽南红砖古厝在选址布局上,始终遵循着“天人合一”的传统理念,将建筑与自然环

境、气候特征完美融合,在营造过程中融入宗法礼乐、民风民俗、班门科仪等传统文化。

闽南沿海闷热潮湿多风雨,在选址朝向上,闽南红砖古厝皆尽量背山面水,坐北朝南;背靠山体可阻挡冬季寒风,面朝海洋则能迎接夏季东南凉风,既规避了自然灾害的威胁,又充分利用了自然气流调节室内温度。同时,从选址到动土、下基,从安门、做灶到下架,每一道工序都有相应的仪式,映射出中国人的生命意识和原初的

科学技术精神。

院落布局处处渗透着儒家文化。“皇宫起”的大厝布局中轴线对称、多层进深、前后左右有机衔接。每进房间数取奇数,一般作三开间或五开间,进深由一进至五进不等。大门房间称为下房,合称“下落”;之后为天井,天井两旁各有一间厢房,称为“榫头”。过天井为主屋正厝,中间是厅堂及后轩,正厅两侧有对称的大房、五间,后轩也

有对称的后房、五间后,是住室和起居间,合称“上落”。这种建筑上的对称布局与周代的士大夫住宅图相吻合,为“礼”的体现。

房间分配上,同样讲究礼节。厅堂是奉祀祖先、接待客人的地方,面向天井,宽敞明亮。卧室房门隔断,房顶天窗甚小,房内幽暗。这一“光厅暗房”的独特民间格局既兼顾家庭公共活动,又照顾了独立隐私。“上落”房间安排也有讲究,兄弟分家时以东大房为尊,体现“长幼有序”的传统原则。

更精妙的是设计了天井这个整座建筑的“灵魂”。雨天,雨水顺着屋顶的“四水归堂”设计汇入天井,再通过暗沟排出。在閩南人的传统观念中,水代表财富,这种设计象征着将财富聚集家中,蕴含着“财气不外流”的寓意。晴天时,天井则成为采光与通风的核心,吸纳自然清气,又避免气流直冲。这种“藏风聚气”的空间设计不仅营造了舒适的居住环境,更是閩南人对家族兴旺、人丁安康的美好期盼,体现了“天人合一”的传统哲学思想,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。

### 开栏语

八闽毓秀,刺桐含章。从梯航万国的开放格局,到兼容并蓄的文化气度;从非遗技艺的创造精神,到活化利用的转化发展,泉州的千年文脉闪耀着閩人智慧的光芒。这份智慧,既是泉州与世界对话的底气与胸襟,也是与时代同行的自信与远见。

本报今起推出“閩人智慧·刺桐文脉”专栏,延绵泉州文脉,解码閩人智慧,彰显文化自信,凝聚奋进力量,续写文明新篇。

### 装饰之美

#### 细节尽显人文光彩

走近闽南红砖古厝,不管是建筑形态,还是雕饰纹样,都有着最动人的“语言”。无论是燕尾脊,还是门窗上的木刻、砖雕,抑或是墙体上的“出砖入石”工艺,都勾勒着閩南人的审美追求与精神寄托。

燕尾脊是红砖古厝最醒目的标志,屋顶正脊两端上翘分叉如燕尾,造型灵动却不失庄重。从实用角度看,上翘的脊角能减少台风对屋顶的压力;从文化寓意来看,“双燕归巢”的造型象征着家族的团聚与兴旺。

屋脊两边双坡曲的设计让闽南古大厝瓦面略下弯呈弧度下降,有别于其他地方建筑屋脊的直线坡度。从外观上看,这一设计具有独特的曲线美。在功能上看,双坡曲的设计可以使雨水在屋面流下时,先蓄势下滑,后在屋檐口完成“冲刺”,落得更远更彻底,远离台基;还可以让房屋冬暖夏凉,泉州夏日正午太阳高度高,几乎直射地面;冬日正午太阳照射角度偏南偏低。闽南红砖古大厝坐北朝南,屋顶坡度较大,夏日可以减少太阳直射时间,降低室内温度;冬日则可多接收斜射的阳光,提高室内温度。在文化内涵上,又传承着儒家经典《诗经·小雅·斯干》中祝颂“宣王筑室”时的“如跂斯翼、如矢斯棘、如鸟斯革、如翬斯飞”(意指建筑对称工整、挺括庄重,如大鸟展翅开阔舒展,如五彩雉鸡色彩绚丽、造型灵动),体现汉代以来飞檐反宇的中式建筑手法。

再看“出砖入石”这种閩南独特的砌墙工艺,形状各异的石材与

规整统一的红砖交叠叠砌,呈现出独特的肌理美感。用这种方法砌成的墙不仅坚固防盗、冬暖夏凉,而且古朴美观,是我国民居建筑艺术的一大杰作。“出砖入石”的出现,一说为明代泉州沿海一带遭倭寇袭扰后,人们利用倒塌房屋残垣断壁的砖石重建家园;一说为明朝万历年间泉州大地震后,灾民匠师们就地取材,将破碎的红砖与白石交错砌筑,“废物利用”修筑墙体。不管哪一种说法,这种独特的建筑方式都是閩南人在资源有限的环境中,以乐观心态创造生活的生动写照。这种“化腐朽为神奇”的智慧,也传递出“不完美即是完美”的东方审美意境。

装饰纹样的题材选择更暗藏深意。闽南古大厝的主人往往追求儒雅风格,建筑内外雕梁画栋,浮雕饰墙,镌刻花鸟于窗棂栏杆、书字画于门墙厅壁,内容有人物故事、山水花鸟、凤凰麒麟、水浪奇石等。砖雕上的“麒麟送子”“松鹤延年”,木刻中的“渔樵耕读”“二十四孝”,石雕上的历史掌故、文治武功,不仅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更承载着閩南人“耕读传家”的价值追求。留心观察的话,还会发现许多古厝的装饰中融入海洋元素,吸取多元文化精华,如波浪纹、船锚图案、南洋花砖。这既是对“靠海吃海”生活的记录,也是爱拼敢赢、情系桑梓的体现,蕴藏着泉州人乘风破浪的勇气、坚守家园的信念。



燕尾脊是红砖古厝最醒目的标志,“双燕归巢”象征着家族团聚与兴旺。(图片来源:泉州文旅集团)

### 色彩之韵

#### “红暖人心”热情开放

中国民居多为青砖青瓦,而唯独閩南传统民居广泛使用红砖红瓦,形成独特的红砖文化。闽南红砖古厝的“红”,不是张扬的艳红,而是历经岁月沉淀的“朱红”。这种色彩的选择,充满着自然智慧与精神传承。

闽南地区多丘陵,黏土富含三氧化二铁。若烧成青砖,会呈土黄色,色感观感差;烧成红砖,则色彩纯正,温润而厚重。砖窑里松枝燃烧后,灰烬飘落在砖坯缝隙,留下深浅不一的黑色斜纹,如墨笔勾勒的画卷,这便是红砖独特的“烟炙纹”,故闽南红砖又称“烟炙红”。

閩南人痴迷于红色,既源于中原文化中“朱色为贵”的传统,也与“拜火崇红”的习俗密不可分。汉晋以来,中原人南迁入閩,让中原文化在閩南扎根、融合,形成閩南文化。在閩南,红色象征着“吉祥、喜庆、生命力”,是閩南人表达情感的重要载体。将红色作为民居主色调,筑成红砖墙是对生活红火的期许与热爱。阴雨连绵中,更能增添一抹暖意,驱散潮湿带来的沉闷。聚会节庆时,红色的建筑与热闹的人群相映成趣,烘托了喜庆与家族团聚的氛围。这种“红暖人心”的色彩哲学,不仅是对生活的热爱,更凝聚着閩南人的文化认同——无论走多远,看到红砖古厝的那抹红,便知“回到了家”。

红砖墙还是閩南海洋文化中开放、热烈性格的写照。閩南人用红砖进行立体绘画,将砖切割成方形、六角形、八角形等数十种常见规格,形成“五花头”“四花头”“太兴”“中兴”等砖型,于墙体各处编织出万字纹、龟背锦、人字纹,雕刻成花鸟、人物故事等,让墙面成为无声的叙事诗。在外来文化与中原文化、海洋文化的碰撞下,在工匠一代代传承、一波波对垒斗技中,基本规格砖和铺贴技艺上,进化形成了以传统规格矩阵为基础的“几何纹复合构成”、受外来文化影响的“新古典主义构成”、传统儒家思想与外来文化碰撞下产生的“格式塔心理完形”,形成了红砖与彩瓷的交融。

颜色的协调同样没被忽略。閩南将红砖与白石、灰瓦进行色彩搭配,红的热烈、白的纯净、灰的沉稳,如同閩南人的性格:既有热情好客的“红”,也有内敛谦和的“白”,更有沉稳务实的“灰”,勾勒建筑层次感的同时,展现出閩南人在待人接物、处世行事中的分寸感与智慧。

当我们凝视閩南古大厝时,看到的绝不仅是一座房子,更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对话,是一部浓缩的地域文化史诗。



竹节窗在泉州红砖厝的背景下,别有雅趣。(王柏峰 摄)



閩南传统建筑脊饰精美繁复,有“厝顶一出戏”的说法。(来源:资料图片)



泉州红砖厝最大特点是“三红”:红砖墙、红瓦顶、红地埕。图为航拍西街,红屋顶特别亮眼。(陈小阳 摄)